

華

蓋

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

華蓋集



魯迅
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

WILKINS

著

華蓋集

一八九二

一九二六年北京北新書局初版



一九二六年的魯迅

題 記

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，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，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。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，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，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，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，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。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。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，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。

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，觀照一切，歷大苦惱，嘗大歡喜，發大慈悲。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，坐古樹下，靜觀默想，得天眼通，離人間愈遠遙，而知人間也愈深，愈廣；於是凡有言說，

也愈高，愈大；於是而爲天人師。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，但至今還在地上，救小創傷尙且來不及，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，立論都公允妥洽，平正通達，像「正人君子」一般；正如沾水小蜂，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，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，但也自有悲苦憤激，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。

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，又是一個常人，能够交着「華蓋運」。

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，不過聽老年人說，人是有時要交「華蓋運」的。這「華蓋」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「鑊蓋」了，現在加以訂正。所以，這運，在和尙是好運：頂有華蓋，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，華蓋在上，就要給罩住了，只好碰釘子。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，就碰了兩個大釘子：一是爲了咬文嚼字，一是爲了青年

必讀書。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，收了一大捆，至今還塞在書架下。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，文士，正人，君子等等，據說都是講公話，談公理，而且深不以「黨同伐異」爲然的。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，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，——但這自然是爲「公理」之故，和我的「黨同伐異」不同。這樣，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，只好「以待來年」。

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。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，恐怕也還要做出這樣的東西，我以爲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，倒不如不進去；還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罵，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，頭破血流，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，覺得若有花紋，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麵

包之有趣。

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單是中國，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沒有論及，似乎無所感觸。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，對於中國的社會，文明，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，因此會編印莽原週刊，作為發言之地，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。在別的刊物上，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，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。

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，深得這夜將盡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，而我所獲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。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，也不想遮蓋這些，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，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癥痕。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着的，會知道這意思。

我編熱風時，除遺漏的之外，又刪去了好幾篇。這一回却小有不

同了，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，幾乎都在這裏面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，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。

目 錄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(一至二).....	一
青年必讀書.....	四
忽然想到(一至四).....	五
通訊.....	一三
論辯的魂靈.....	二四
犧牲謨.....	二七

戰士和蒼蠅·····	三四
夏三蟲·····	三五
忽然想到(五至六)·····	三七
雜感·····	四三
北京通信·····	四七
導師·····	五二
長城·····	五四
忽然想到(七至九)·····	五五
「碰壁」之後·····	六四
並非閒話·····	七四
我的「籍」和「系」·····	八一
咬文嚼字(二)·····	八六

忽然想到(十至十一)	八八
補白	一〇二
答K S君	一一四
「碰壁」之餘	一一八
並非閒話(二)	一二六
十四年的讀經	一三一
評心雕龍	一三七
這個與那個	一四二
並非閒話(三)	一五四
我觀北大	一六四
碎話	一六七
「公理」的把戲	一七一

這回是「多數」的把戲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
後記……………一八七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

一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却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：加些草頭，女旁，絲旁。不是「思黛兒」，就是「雪琳娜」。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，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，却和中國一樣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畧有區別之外。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，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薩，

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，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，特別寫成妥嫗絲苔也。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，却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：Gogol姓郭；Wilde姓王；D'Annunzio姓段，一姓唐；Holz姓何；Gorky姓高；Galsworthy也姓高，假使他談到Gorky，大概是稱他「吾家cky」的了。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。

(一月八日。)

二

古時候，咱們學化學，在書上很看見許多「金」旁和非「金」旁的古怪字，據說是原質名目，偏旁是表明「金屬」或「非金屬」的：那一邊大概是譯音。但是，鎰，鎋，錫，錯，砒，連化學先生也講得

很費力，總須附加道：「這回是熟悉的悉。這回是休息的息了。這回是常見的錫。」而學生們爲要記得符號，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。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，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，也更難了，幾個字拼合起來，像貼在商人賬桌面前的將「黃金萬兩」拼成一個的怪字一樣。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。我想，倘若就用原文，省下造字的功夫來，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，因爲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。

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：關才胡同，迺茲府，丞相胡同，協資廟，高義伯胡同，貴人關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據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繩匠胡同，蠟子廟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關。字面雖然改了，涵義還依舊。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爲「弩理」，或是「努禮」，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，不必再愁什麼了。但好

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着，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。

(二月十日。)

青年必讀書

——應京報副刊的徵求——

青年必
讀書

從來沒有留心過，
所以現在說不出。

但我要趁這機會，略說自己的經驗，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——
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沈靜下去，與實人生離開；讀外國書——
但除了印度——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點事。

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，也多些僵屍的樂觀；外國書即使是頽唐
和厭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頽唐和厭世。

我以爲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。

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
「行」，不是「言」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(二月十日。)